

兩

漢

書

疏

歷代書疏卷之五

裴楷

字公偉，平
原，臨淮人。

上孝桓皇帝書

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
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
楷自家詣闕上疏曰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曆身日月星

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刻到一

歲年一百十三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

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其閏月庚

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候小星

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庭五帝之座而金火罰星揚光

其中

太白奎也英歲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金火並為罰星

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

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

天官書曰端門左四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

輔星切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濟番不去者咎在仁德

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彗惑與歲星俱入軒轅

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

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

續漢志曰元熹九年柳陽城傍竹栢葉有傷者

臣聞

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

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

桓帝延熹九年三月

相驚

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雪及大

雨雷而臣作威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瓛

南陽太守成瑨志除蕪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

劉瓛字文聖子

原人迂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瓛

帝徵瓛用尉以王宗室不屬瓛之才時使自授成瑨字

幼平弘農人迂南陽太守時瓛嘗美人外親張子業枯

特榮青不畏法網瓛與瓛言廷為下獄死而陛下受閔

豎之諧乃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

潘司從劉矩司空瓚等不融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建社

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公三書曰

賢者身當其害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以來頗行誅

梁寇孫鄧並見族滅梁真冠世也其從坐者又非其

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結聖朝

袁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雲同日死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

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

深如今者也宋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

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

之煩廣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

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

死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

漢文王正如其長子也武王幾次管

同公旦次蔡叔度武王伐商

國此第十人也今宮女數千未聞慶有宜修德者刑

以廣斯之詩曰斯不知忌則子孫衆多也注云

不知忌則子孫衆多也注云

十五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壽七扶

風有是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大小無常故

周易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大人天子也乾卦九五

或聞河内龍

死請以為此夫龍能變化此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

將三山神操壁以投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

始皇也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謝安 謝安嘗曰使君入函谷至平舒見雲車白馬

一 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客

相 趙 始皇逃之死於沙丘 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

王 莽 元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熊之異 王莽時

地 元 黃山宮中百枝奔走往殺者乃有焉 後漢誅莽先

武 復 興 虛 言 猶 然 况 於 實 邪 夫 星 辰 麗 天 猶 萬 國 之 附

王 者 也 下 將 畔 上 故 星 亦 畔 天 石 者 安 類 墜 者 失 勢 春

秋 五 石 墜 朱 其 後 襄 公 為 楚 所 執 履 石 于 宋 五 石 墜 也

至 二 十 一 侯 會 宋 公 子 襄 之 亡 也 石 隕 部 史 記 始

孟 孫 是 也 宋 公 以 爲 宋 襄 之 亡 也 石 隕 部 史 記 始

六 年 有 一 石 墜 於 宋 襄 公 之 死 也 石 隕 部 史 記 始

元 而 也 石 隕 部 史 記 始

今

今

覆扶風與元帝園陵相近石有長夜必有咩逆案

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延熹五年

自熹八年濟陰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考紹後神契曰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

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

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猶天下平

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

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

于吉名也仲書曰今通家太平經也臣聞布

數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雖微而志信人有賤而

言思

布穀一名黃鸝蟋蟀促也春秋考異如口

臣

雖微賤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書奏不有十餘日復上書日

臣伏見太

台光入數日後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擾

臣又推步災感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

忠臣被戮德星所以又守執法亦爲此也

德星也陛下

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瓚成瑁虧除罪辟追錄李雲

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闕比年日食

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

奉天地形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

曰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太平經曰神人曰吾欲

帝下立教太平言曰神人言曰但順天地之道不失

錄分別立教太平言曰氣有三名爲太陽太陰中和形

有三名爲大地人天有三名爲日月星北極爲中也

有二名爲山川地水火人有三名爲父母子政有三名

爲君臣人出三者皆相得腹心不失錄分任其同

合成一家力勤人曰天子之言也何施不報其息耳如令

子少也天師曰善子之言也何施不報其息耳如令

施其人欲生也則其土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物於地

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

地也十十其死向而生者莫人欲重知其當今無子之

矣天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焉

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之子者或絕天

地之錄使國少人理國之道人多則國富入少則國貧

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孝冲孝賢頻世短祚臣又聞
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靈故周衰諸侯以力征

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

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潘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

而殺之賊者門闕亞生齊人拉魯拒公許而避之港

日以任鄙之力焉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妲己蘇人之

死申休未許何匪人

紂紂納以爲妻常與葉公好龍真龍遊庭葉公十日

酒於酒事見列女傳

不摺子發曰君之好士有飲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

子高好蓋康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脯葉公子高見之

龍而女定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今黃門常侍天刑

夫似龍而非好真龍也事見新序

之人陛下愛待無信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大宦官

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如陽台

市担十二星而立中序指其中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

官者四星唯供市一日之事也

非天意常伯侍又問市中立黃老浮屠之伺修養也

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

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

入夷狄為浮屠老子西入夷狄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

父生恩愛情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天

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眇之天神遺好女與

婦極天下之麗甘肥美飲軍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

事

事

杜詩字公君河

上光武皇帝疏

詩爲南陽太守自以無勞不安父居大郡求欲

降避功臣乃上疏曰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體兵修文羣帥交旅

交旅也

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

二垂

警也感也

陵雲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

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彘弓也

彘音烏

彘弓

夫勤而不息亦恐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

意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莫一休足於內郡

也

然後即戎出命不取有恨臣愚以爲師克在不

也

左傳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類泄川之

泄音湯

武善御衆故無忿驚之師

武善也漢武曠天磨人其師征討皆平伐而已故無忿驚

而擊

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

言其和雅微統

如魚之戲

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

軍壘

於水藻也

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

復音攝謂優寬也續漢志曰明

林師終比三句而守待從宿衛

言士卒得比於帥也人百其勇

命大臣已下減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

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

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

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

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

以史吏一介之才

史吏謂初爲郡縣者

也書口如有命臣也遭陛下創制大

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起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

不受祿位令功臣慄慄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

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稱

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甚壯力能經營劇

事而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新受爵所不辭

也惟陛下哀矜

帝惜其能遂不許之

上光武皇帝疏

初禁網苟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

上疏曰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

餘徵調竹使符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

命歛持威重也漢制以竹長分而相合

使符音委曰符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折

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

愚以為軍旅尚典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

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

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已破趙長平

之子無忌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

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若相屬謂公子曰今

齊朝暮降秦魏救不至終不據公子姊邪公子慮之

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與制非一勞制自

下以從苟欲勞苦則利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

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歛十錢鑄作銅人伏

讀悵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

世而而七十而助而助月人百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

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緣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

述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力於公田起舊盛業

言緣生河上矣古易常也注云上哀公增賦而孔子非

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

之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

宣用聚人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

自臨亡王之法哉

謂秦始皇鑄錢八十一卒至滅心也

傳曰君舉必書善

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

兆民怨恨之望

書奏內律因此若康後引亡國以警聖明大不敬罪重故帝廷尉

樊準

字勿陵南陽湖陽人也

上鄧太后疏

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大舜聖德孳孳焉

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雉崩

覆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違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

論道至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

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詩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

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夔相之事誠不足

言孔子闕里人也此語云孔子射於獲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也又多徵名儒以充禮

官如沛國趙孝琅琊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

乘生之車也告歸謂休徵歸也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

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日白髮也

謂良士華首者每燕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正化衍衍日言

賢群言響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返

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旗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

經博士議即一人開門徒眾百數一冑謂一門也化自聖

爲民及蠻荒匈奴遣伊秩嘗王人車且渠來入就學八

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毋排盛時咸言未平今事

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川漢書讓儒者競論浮麗忘著

審之忠習譏譏之辭說文謂言也音說前書曰文吏則

去法律而學詆欺說文詆欺也說文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

俗薄以至苛刻左傳曰鄭人錐刑善以何使胎子危善

失持秦札而後於書錐刀之未持及爭昔孝文實后性

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簡臣愚以爲宜下明詔

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

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



今有由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

意欲尉然而討之故曰西屯按也東州謂冀兖州時又

真定一州也齊人分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

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充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

計也食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若以

朱浮字叔心沛國蕭人也

質責彭寵書

建武二年浮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

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

王岑之屬以為從事及王莽時故二千石皆引

置幕府乃多發諸郡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

彭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

以損軍實謂甲兵餉儲也左傳曰陳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

急目多矜誇多自取也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切也

也寵亦狼強養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

遣吏逐妻而不逐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

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而舉兵

攻浮浮以書責貴之曰質正也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

牙不知是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方傳曰鄭武公妻

公即位詢其志之請東使呂之

其伯通以名字顯者也

臨人親職愛惜

者庫而浮粟徑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

疑浮稻諸何不詰關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

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

也幸有柱石之寄情同于孫之親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

而三綬命一餐

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

之
道

逆耶以爲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

然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

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

匈奴陳韓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

陲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

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

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得弛弛釋下也止下焦心相

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上光武皇帝疏

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

必見斥罷交務紛擾百姓不寧六生有日食之
異浮因上疏曰

臣聞日陽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宮治民據
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
則于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

孔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清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洪

範別災異之文

箕子爲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即咎禍之類也

皆宣明天道

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有生人

也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遠理實難見

豈不繫然黑白分明哉

莊周子曰聖人思是作書

於耳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績也尚書舜典曰三歲考績三考

明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

子孫因爲氏生荊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爲

受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長子謀當時

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爲天地之功

不可名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接易

迎新相代疲勞道途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

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

眦以聘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

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

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
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留意於經年
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語天下之幸
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赴雖皆事皆先下三公三公
建錄史筆驗

上光武皇帝疏

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

刺舉即州牧也浮復上疏曰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遠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

遂無黨執之名至若乘中車奔於編入斯則法

遂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

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容竊見陛下疾疠者主

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利舉之官

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刻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

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

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

耳目謂令未察也故群下苛刻者各自爲能無以私情

容長增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特利故有罪者心不

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感衰貽後王也夫事

久則吏自重禮也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
道乃備年七月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
是為一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盈一
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
之三即得再閏夫以天地之靈猶五穀以成其化况
人道哉臣浮愚陋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眷
察偏言之奏

上光武皇帝書

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一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
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

比日車駕親臨觀舉得以弘時雍之化顯

進之功也陸和也書曰黎民於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

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

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王

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

十四人大常表選有聰明識重一人為祭酒總領

其舉狀曰生事變敬夜以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

世六經不與教通王使實舉行應學者精勵遠近

同憲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

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通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

所勸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

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

中國之禮求之於野

劉放移書太常與札失求於野書文不備於野

臣浮幸

得與識圖織

與者

故敢越職帝然

梁統

字仲業廣安郡武都人時封山侯拜太中大夫

上光武皇帝

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爲法既輕下姦不勝宜

重刑罰以善善與乃上疏曰

臣竊見哀元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二百二十三事手殺

人者城死一等

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二十三日事武帝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二

事手

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

易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

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

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克刑罰之土故雖荒

言馬三王有刻大辟刻肌之法大辟一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謂墨刑頰則也

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而中三士皆以仁義為化而典

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刑字公仲平陵人斷尚寡丞相王

嘉輕為穿鑿鈔除元帝舊約成律律傳及刑法志並

無其事統與嘉輕相按所引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

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體者傳奏於左

傳音附也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亂傳曰繼亂代

正之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裏微之執
回神明考察量得失宜詔有司詳擇立善定不易之典
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

復對光武皇帝

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爲隆峻法非明王急

務施行日久宜一朝所釐廢統今所定不宜

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所言不可施行

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曰帝以後至于孝

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之事驗之往古聿

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一得召見若對

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

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

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咨淑諷之詞也庸用也高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行以賞

也又曰參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五刑云土制百姓

於也民無所措手足指置中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

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所以防忠

救亂今安庶衆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禹

相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謨謀深博猶因循舊章不

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

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

有餘條

初元建平元年

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轉從

橫群盜並起

從橫皆去聲

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

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

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

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中愚人易犯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

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

孔光時

冊字公仲也長帝時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漢今冊初以
詩議深博齊入為光陳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連

張純

字伯仁京兆杜陵人時為大司空

復對光武皇帝奏對

二十六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

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禮記注疏

撰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

禘及宗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禮記注疏

禘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謂

禘主陳於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

禘三年祫五年禘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

存廟主未宜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

祭臣案平帝元始五年春於祭廟堂諸侯王列侯宗

室助祭賜爵金帛於殿殿司馬彪書禮云禘祫並廢

禮儀是太祭 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

禮說三年一闕天

禮小備五年再闕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之爲言諦諦定招榘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

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故正尊卑之義

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歆

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

定議帝從之自是

上進武皇帝書

時南軍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

章篇仍有年家給人足也純以聖王之建辟

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

云乃祭七經識明堂圖識論也書札樂易春秋及

論語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

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

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

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及平帝時議

水環宮垣為棧道上有樓也上欲具奏之未及上會

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

而純議同祭帝乃許之十三年純奏上宜封梓

曰

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禮記

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禪通守至于樂動擊儀曰以

祭治人風成於頌動聲樂名也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

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則封禪

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

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

易曰雲行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

來賀下武之詩也今攝提之歲今攝提之歲

蒼龍甲寅在東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

音義曰嘉時導唐帝之典繼考武之業以二月

歲太歲

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

考事

考勳也

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

名未立

立猶定也時考問延火者姓名未定也

多所收補備經考

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

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允諸者

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彼

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謹在

中台

諸賁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

陰陽

不謂星辰失度賁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

不流

賁之司空五谷不殖草木不茂賁之司徒

甲乙

東方主春生植五穀之時也而

白虹貫日以甲乙日見明賁在司徒也自司徒居

位陰陽多謬

時刻時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

又無虛已進賢

之策天下與議異人同咨

咨差

且立春以來金

氣再見

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有白氣入玉律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

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然司徒以應天意陛下

不早讓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

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戊仲十年

基作菁謂以三基之

法推之也詩凡歷樞曰凡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故陰陽氣周而後始萬物死而復

蘇大統之始故王命詩記歷樞曰卯酉革政午一節為之十歲也

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

宋均曰神陽氣君象也天門

禮樂之定

先王謂也

鄭興

字少清河內臨邑人也

上光武皇帝疏

三月晦日食興上疏

春秋

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

災生

左傳曰祖宗之祥天反時爲災謂寒暑

柱年以來

禮各違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社預注曰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此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

傳曰日過分而未至

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

於是百官降物

素服也

君不舉

不舉不舉也

避多時避正寢過樂

委鼓祝用幣月幣史不辭用年以自責也此以上皆

之謂今孟夏純陽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

政則譴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

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而已一日擇人二日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

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文歸國而任

桓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管子

共進道射桓公鈞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書

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都芮謀燒公宮殺文公臣者

文公不以為辭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

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為大司空而不以時建

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

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

臣讓善之功

齊成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

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

元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邇以來

率多寒日

正月四日

此亦急咎之罰

書曰急恒寒若

天於賢聖之

居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災變仍見此乃國之

福也今陛下高明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

克之法

克能也柔克謂和柔而能立

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克傳采廣謀納群下

之

書奏多有所納

鄭衆

字仲師與子時爲給事生

上顯宗明皇帝

北匈奴求和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復欲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

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

堅三十六國之心也

武帝間通西域降三十六國

又當揚漢和親誇

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悼土之入絕望中

耳漢使既到桓伯塞有桓伯塞者桓伯塞之虜必與

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戰戰兢兢如是南庭

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難

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表揚威北垂雖勿答報不

敢為患明帝八年初遣度遼將軍

范升字辨為王莽所殺

奏記大司空王邑

王莽頻發兵伐徵虜建武六年乃奏記大司空王

邑曰

升曰子以人不間於其父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

忠

孔子曰

忠者下無私非忠也臣事君今來入

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

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

聞則元元焉所乎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

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

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今動與

特矣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

後車城論謂曰後出益可怪賤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

而動發遠役藥糞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躡斛至數千

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福也如此則胡貊守關

有餘之冠在於帷帳矣王莽時青徐二郡升有一言

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顧蒙引見極陳

所懷已彈其言竟不用

上光武皇帝疏

建武二年光武徵升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

疏諫曰

臣與博士梁恭、陽太守呂羗俱修梁丘為二百年重

著文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羗學又

不能達達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

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志恭不許也

上光武皇帝書

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直易左氏春秋立

博士

費直字長翁善易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

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乎

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立明師徒

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

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

升遐而奏曰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

學微秋勢有志傳聞故異端競退而有司請

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不攬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

左氏春秋後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市人

高同非見前書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有其書也

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

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

陛下必有天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孔子之言

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

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

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

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

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

周流遊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孔子以哀公

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以見史記今陛下草創天下紀

綱未定雖設禁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

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習也

按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以傳信

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

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

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易下也又曰正

其本萬事理此命易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養左氏之

漢九十四事

鄭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
述或五經認孔子信及注氏春秋不可

一事

陳元

字長孫蒼梧廣信
人以父任為郎

上光武皇帝疏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特
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
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

據理也

海慈經藝謬雜真偽錯

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立明至賢親受孔
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示

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執守舊聞固執

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

也靈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鍾與爲夾子期死伯牙

不同衆好故下和泣血下和得實正獻楚武王王示王

王復日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下和抱璞

事見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齊適乎爲因

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

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

及太史公譴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

皆斷截小文蝶黠微辭以年數小差別爲臣詔

也遺脫纖微指爲大元抉瑕摘舉掩其弘美所謂小辯

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六載說小辯篇曰見子曰小升等

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

臣愚以爲若先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

般周公不當營洛邑盤庚在般取自般行矣

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

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

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

而穀梁氏典石渠閣以藏書在未央殿漢宣帝注

三年詔諸儒書在未央殿立博士讀論五經

於五 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所建立不必其

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

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

巧眩移目謂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弓當姜慎子師曠

不為新聲易耳相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稱靈公將

告之曰為君所屬之曰臣得之矣遂之也晉平公嘗之

止之曰此亡方今于戈少弭我事略歲晉思聖藝卷觀

儒雅採見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吉分明白黑建

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洗汰學者之累惑洗汰猶使

基業垂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忠鄙

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

逆時節

齊當

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

龍移市

並仲

秋繁露曰春早以甲乙日為

西大在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

皆齋三日服黃衣而受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

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

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糲糶猪尾於里北

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孔子

亦曰為之然市不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

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讓止

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

在此也

不在

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

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郊官

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庭

比有光曜

比類也時恭陵百丈無災仍有光曜不絕

明此天災非人

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

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

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

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

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

簡以也方法也

願陛下

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廷不改者

五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亦宜也

臣等竊惟陛下聖德芳心下士屈節特賢誠不宜使有司
臣等竊惟陛下聖德芳心下士屈節特賢誠不宜使有司

上皇太后疏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貴戚之盛
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

禮記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
習長則切而惟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
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

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自魏以來

比自大業記

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素

賢蓋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

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蒸之姿

宜漸敬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

為帝師子郁結髮敢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

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

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

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丁鴻

字孝公潁川定陵人
職為司徒遷太常

上孝和皇帝封事

永元四年實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

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六府石之象也月者陰精盈虧有
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
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
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亦孔之醜朔日食也周十之八月也八月
日長之義日為君臣為臣平金也春秋日食三十六
卯本也又以卯辰金故其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
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

不可假人

擬向上書云誠君三卜六今據春秋與劉向

謂國之推執殺借也左傳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謂國之推執殺借也左傳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

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

廟不血食

三桓謂孟孫氏季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

所逐平子孫行君事田氏廢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政

所逐平子孫行君事田氏廢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政

也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

也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

詞變日統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

言親賢垂重方可執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今大將軍雖欲勅

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

平石初除謁辭事違持難動本無受臺勅不敢偶去

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也

人道憐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雷象見

戒以告人君聞者月滿先節過望下唐書曰天垂象見

也月滿先節謂此巨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

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

不敢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天怒也威若勅政

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消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

之水源自涓涓千霄蔽日之木起於蕙蕙禁微則易救

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諉義不忍

割去事之後未然而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

謂書左官附左官之謂也左官謂人違尚右舍依託天子而專諸侯屬左官附附謂背正法而附家依託

權門傾覆詔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聞者大將

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

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

快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

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

左傳曰天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

毀政匡失以塞天

漢書疏卷之二終

東漢書疏卷之四

劉愷

字伯璩，京兆長安人。愷，字伯璩，京兆長安人。愷，字伯璩，京兆長安人。

上鄧太后議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

外衆職並廢喪禮元一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

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出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

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

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

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身以二

職在平章百姓宣美風俗尚禮曰九族明也宜

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
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
也前書曰今清鮮之化而欲登履數難
兩其源而求流清也夫治

陳忠

上孝安帝疏

永寧元年司徒劉愷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

焉加賜錢三十萬以二丁石祿歸養河南尹常

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始親政事朝廷多稱

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加賞賜會馬英策罷

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

傳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

謂書音義曰三公者謂三公階也上階為天子

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公象五岳

股肱元首罪疋居職

鳥曰新

三公之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

五品五常之數三公象

考力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

焉

尚書鈔舜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史記曰堯使而今

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本

常朱張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張遷並為掾屬具

知其能佞能說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

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

致祿弱第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

言愷有仲尼

頌歷

二司舉動得禮二司司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

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景慕以往者孔光師

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帝時

以日食徵詣公車復為丞相即册哀帝時代王莽為大

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為太尉帝元和中元

簡練卓異以散衆望
書奏詔引

班彪字叔皮扶安陵人

上光武皇帝書

時東宮初建諸王國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

闕彪上言曰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實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

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

無惡猶生楚不能無楚言也實誼是以聖人審所與居

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大史佚

入則太師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

曰自非勞至於禮賄札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

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

衛大夫石碏諫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

遠子孫也詩大雅篇也詒遺也武王以安敬之道遠其子

也成王漢興大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將士上信

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今皇太子所學
陰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書文
拜歸為太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賈誼為梁王太傅誼
子家令

好書故令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

以文學儒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

之太子宮嬖侍太子朝夕請訓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孫等

滿望之為太傅周堪為少傅莫不崇簡其人成就德

器令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

賢才宮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

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

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

食其非朝日夜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媒黷襲其

家也

班固

字孟堅

奏記東平王蒼

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

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符詔卿明奏記於蒼
望之奏記自明始也

將軍以周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

驃騎將軍也在昔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出此者也

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

後有非常之功

司馬相如
論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

視聽之末私以蟻蝻竊觀國政蟻蝻謂也誠美將軍擁千

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自周公至明帝時體弘懿之

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

駁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採擇狂夫之言不逆

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見幕府新開廣延

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將軍

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先舉臯陶令遠近無偏幽

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

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

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

行不踰矩

文論

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

多士用光輝也

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

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一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

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

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

清脩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置帝平孔程無

以加焉

常賢平當孔

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

基考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

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紀

梁一介之死

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笑曰蓋後賢

士而與處焉舟人吉乘對曰鴻鴻高梁州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持者大也也皆土之毛履下之

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歎也秋者時也山梁即也

哉昔下和獻寶以離斷止離被也靈均納忠終於流

身原字與均同忠於楚無不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

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昊天之神

信音少屈感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求無荆山罔羅

之恨蒼綠

第五倫字伯高汝南

上孝章帝疏

帝以明德太后故專崇舅氏馬援兄弟並飛職

任康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趨之倫以后

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

無作威作福害于兩家凶于兩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

交束脩之饋梁傳之文也束帛也饋遺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

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典有客其後梁竇之

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

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書也苦身待士不

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爲臣常戴盆何以望天也

刻著五臟書諸紳帶刻著五臟謂銘之於心也書紳出論語而今之議者

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跋

以錢三百萬於樁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結又
贖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先贖用羊
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
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
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

上孝章帝疏

義象省祭職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
羌倫又上疏曰

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
純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以

承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妻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恠况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望物苟有所懷敢不自聞拜不見省用

上孝章帝疏

倫雖峭直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

風德曰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安以寬弘臨下

釋曰

堯文憲晏安尔

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

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鑑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

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

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

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

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瓌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

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

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

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謹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
不過教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
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
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
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失
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
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素
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
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

上孝章帝疏

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

臣得以空虛之貨當輔弼之任素性驚怯位尊爵重拘

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也又况親遇危言

之世哉論語曰邦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

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叔房之親行死以

取其繁行多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

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累禁

錮之人尤少守約安平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

賣雲集其門衆煦鱷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王之言蓋驕佚所

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

之猶解醒當以酒也

病酒曰醒

設險躡執之徒誠不可親近

若頌篇曰
謙謙侯也

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

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慮永保福祿君臣
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城旻

大孝平帝疏

第五種爲交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齊
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
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闡公不畏
疆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

割以羽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糾發其

五六千萬種即奏匡拜劾起匡窘迫遣刺客刺

羽羽覺其意乃收繫客具得其情狀單超積懷

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

朔方太守蓄怒以待之初種為衛相以門下掾

孫斌賢善遇人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

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

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

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乃追使

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

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

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

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遠得脫歸種匿於

間甄氏數年徐州從事斌上書訟之曰傳出種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李布屈節於未

前書曰李布楚人為任洪有名無官王馬相購未

許之乃與布衣周氏劉氏之譽未取心

地買置田舍身之賂賜見公既曰李布何至

其主用職耳今上如得天同而以此不

不從客為上言之公得急此不

忠死子不歸名公曰

子曰名忽者人臣之
國於天下矣何為不
也死之則不免於
復用於天下夫何為
而不死者非愛身於
死者其權畧庶幸逢
桓之興伯遺其逃亡之
中信暗其佐國之謀
令二主紀過於織介
整當何由得申其補
充州刺史第五種保
也步朝堂無擇言之

不死則三軍之勇也死之則名
哉管子者天子之佐儲候之相
之中不死則功此二臣可以死
之哉錯猶陳也
更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不
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
行赦其射鉤之讐拔於囚虜之
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
此二人同死於天焉此名於
之功建其奇異之術乎伏見故
自盡狂狷曲無苞直之
口無可天性疾惡公方不曲致

論者說清高以種爲

正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

人所長棄其所短

大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

公負竊力未就

之期種不能計是力不足罪至微

徒非有大惡昔虞舜

平親大杖則走出家語孔子之言故種

逃亡苟全性命莫有

不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顏陛下

無遺頃吏之恩令種

自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

鍾離意

字子阿
人也

晉書山陰
何嘗僕射

上孝明帝疏

永平三年夏

旱而大起北宮意請關冕上疏

曰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

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豈政有未得應天

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

虧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竊見北宮

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崇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

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詎意以匹夫之才

無有行能又食重祿擢補近臣比愛厚賜喜懼相半不

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

征營不自安也

上孝明帝疏

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

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曰

日月無光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

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

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

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

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

言宴樂者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以人神之心洽然

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撥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

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朱意

字伯志南陽安
衆人時爲尚書

上肅宗章帝疏

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
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
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論禮過恩乃

上疏諫曰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
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遽離比年朝見又留京
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
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

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支庭享食大國陸

下即位獨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

衍謂流衍

男女

少長竝受爵邑慈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

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幹強弱枝者也陛下德業

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矣君臣

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

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又繁原邑

繁謂繁婚

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侈僭擬寵祿

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

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

日內之

之政義發遣康焉各賜蕃國令使等遠就便持之
以塞衆望
帝納

上肅宗章帝疏

章和二年鮮卑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
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
意上疏曰

夫夷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

爾雅曰東至於暹羅西至於流沙

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界以沙漠簡賤禮樂無有上下疆者焉唯

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嘗

先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添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

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
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功而百姓不知其
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
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
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
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
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杆
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失坐上
畧去失即危矣誠不可許

何敞

字文高扶
風平陵人

濟南安王康疏

濟南安王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
上書告康曰一州郡姦猾漁陽頑忠劉子產等
又多遺繇息二國書謀議不執事下考有司舉
奏之顯宗以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況阿
限陰東朝陽德西平昌五縣建初八年肅宗
復還所領地廣遠殖財貨大脩宮室奴婢至四
千百人既為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
游觀無節元初國博何敞上疏諫康曰

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

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正令明其典

法出入進止宜有節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也

曰人有十等王臣三公巨卿大夫士而臣大夫大夫士

奴婢廢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營令官婢閉隔

失其天性惑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

巨大也謂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未勝者人亡也

也文多則質以之廢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

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左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

吳興姑蘇而滅左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皆以遊姑蘇之臺以望湖山

公千劫民無稱焉今數傳諸第晨夜無事以游

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脩恭儉之實
制者以婢之口戒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遊觀之宴
以禮延居則敵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東平憲王蒼

先世第
王子

上蕭亦章帝

四年春辛駕近出觀覽城第

第宅也
有甲乙
之次故曰第

聞當還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與功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
月無大喪無四戒

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

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

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
食者不享出入不節奪人

聖時有見嘉謀則木不由直

人所用為器也臣知車駕晨出幸從約省所過吏人

諷誦其崇之德雖搖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

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道逢仿佯弭節而旋詩曰於焉

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詩大雅篇抑抑密也言人

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

在所極陳至誠中書省

上肅宗章帝疏

蒼蒼在朝教職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

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

臣蒼疲驚特為陛下感恩履護在冢備教導之仁升朝

蒙命之首制書褒美頌之四海羣臣負薪之才升君子

之器負薪者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方曰荷左傳曰晉

宣子田於首山舍於驪乘見靈輿曰不食三日矣食

蓋之而為簞食與之則申與為公介况臣居宰

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為暴骸骨野為百僚先而愚願

之質加以固疾誠羞負乘辱汚輔將之位將被詩又二

百赤帝之刺赤帝大夫之服也詩魯風曰彼已之今方

域晏然要荒無備

去王

五百里

曰

又五百里

曰

又五百里

曰

又五百里

將遵

上德

無為

之時也

又官

猶可

拜省

武職

尤

不宜

建

昔象

封有

算不

任以

政

州

誠由

忍揚

其過

惡前

事之

不忘

來事

之師

也自

漢興

以來

宗

室子

弟無

得在

公卿

位者

惟陛

下審

覽

虞帝

優養

母弟

遵承

舊典

終享

至恩

乞上

驃騎

將軍

印綬

退受

蕃國

願

蒙哀憐

不

備

上肅宗章帝跪

帝欲爲陵原顯節陵起縣邑蒼蘭之遽上疏諫

曰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實

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湯主疾

主疾乃武女實因婁也

使還乃知

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

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且稱古典詔曰

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

承貫行

貫行謂一也遵奉也谷未

至於自所營創尤爲

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疆秦

古者立隴且不欲其著明

禮曰古者墓而不墳豈况築郭邑建都

郭哉

郭哉

郭邑建都遠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

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教言之

亦不欲無故繕脩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往古則不合稽
之特宜則遠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
至性追祖禰之深恩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
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而止

朱穆

字公叔南陽宛人也朱穆之孫

奏記梁冀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積以故吏懼其暴橫
招禍奏記諫曰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咸
效以防遺黃帝作中執之法孔甲有桀孟之義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承屢告女工

論曰：此言臣有正路，謂在轉受職在任實廉，謂耳目

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謂在轉受職在任實廉，謂耳目

以察其方，不謂其於俗不約繫於左右，臣術當曰人

盜於國必有從之，如升堂遠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

申伯之尊，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

仁，論語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益

為害，水災京師諾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

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

私歛又深，牧宰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過人如虜，或

紀命於菑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或又掠奪百

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嘆

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本屬一呼天下鼎沸

曰陳勝吳廣起于大澤而面諛之人猶言安耳

書臂大呼天下響應而面諛之人猶言安耳

至亡滅昔求和之未紀綱少弛頽失人望四五歲而

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紘而起荆揚之間幾

成大患貨者時九江賊馬免稱帝歷陽華孟林黑等

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云

姓滅戚困於求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

之言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

而濟輿傾舟覆惡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老

安即就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

歲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

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

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

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其下

劉陶

上孝桓帝書

朱穆為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

安平所命僭為瑱璠玉匣偶人王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

漢書卷之四十一

願以下至足連以金釘天子之命也
屍將以與書獄枉預在云云云若所
人明也。穆聞之下郡索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

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

廷尉輸作左校

左校署名屬特作掌左工徒

太學書生劉陶

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

傳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
常侍貴寵父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
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
咸共恚疾謗謔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
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繇之矣若死者有知

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夏矣

尚書曰後唐帝怒於崇山孔安國注曰

崇山南齊之山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先葬焉當今中

官近習

天官有持國之職子置生李康諱也

握王爵口含天憲運官則使餓諫富於季孫

富於呼喻則令伊爾此為祭茹

獨亢然不徵身官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

王網之不攝攝為捕懼天網之及失故竭心懷憂為上原

計臣願黥首繫趾黥首謂墨額也繫趾謂代總

作帝覽其義

樂板字伯音京亮長慶

上肅宗章帝疏

竇憲等更賜侯璜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尤
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
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
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

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執盛爲
啓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恭承
天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
互衆物大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
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

之禁

四男實處常
為景嘆也

皇太后未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

上者也

書奏
不省

東漢書疏卷之四終